

F

王鸿儒 著

大唐歌妓

HOU WENXUE CONG SHU

- 逝去的欢梦 • 记曲娘子
- 终南山之恋 • 枢密使失算
- 遗诏风波 • 深宫怨
- 立储之争 • 眉娘之死



贵州文学丛书 • 贵州人民出版社

GUI ZHOU
WENXUE
CONG SHU

(黔) 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戴美莹

封面设计 曹琼德

技术设计 施德端

大唐歌妓

王鸿儒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350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1-03207-6/I·486 定价: 9.55元

《贵州文学丛书》总序

卢 惠 龙

当我们提到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份庄严。从西方的罗曼·罗兰，到东方的川端康成，从《人鼠之间》，到《百年孤独》，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锲而不舍地作证。

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时候，这份庄严又不期而至。眼下是大西洋湛蓝的波涛，长长的白得刺眼的沙滩，高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山脉，墨西哥湾流里船艇正下锚靠岸，海风里夹着带腥味的气息。这里是美利坚的最南端了。喜好云游的美国人，很随意地从这里出入古巴。此时此地，不能不想起那位令人激奋的古巴老渔人和他身边巨大的鲨鱼。

唔！墨西哥湾流里还有成群的铲鼻鲨、马科鲨、斑鲨扑向桑蒂老人的小艇？桑蒂老人还在黑暗的大海上寻觅哈瓦那的灯火？

离我脚下不到二十海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斯特的小岛。那个屁股上挂着一罐杜松子酒的酒徒，那个满脸胡子、满腔胸毛的拳师，那个提着来福枪在密西根森林打猎的猎人，那个不相信罗斯福新政会改善人性的死硬记者，那个让美国驻瑞典大使卡波特从瑞典国王手中代领诺贝尔文学金质奖

章的作家，我们尊敬有加的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六十多年前，带着一本新小说的前几章，带着他的妻子宝琳·卜菲弗来到韦斯特这个小岛上，一住十年，做远海打鱼……

老人与海！老人与海！

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怎样的生死搏斗？

桑蒂老人终于套到比他的小艇还长的大鱼，却没法把大鱼拉动。他的手掌被钓绳割得血肉模糊，只得将钓绳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对抗大鱼的拉力。绳索在背上割破肌肉的剧痛简直超过“痛苦”二字，让他渐渐麻木。

大鱼跳起来，在海面掀起风暴，他听见大海裂开的声音，眼睛下面划出伤口，血往下滴。他还是尽可能高举鱼叉，使出临时焕发出来的特殊力量，把鱼叉刺进大鱼胸鳍的后方。

忍受饥饿，在海上和大鱼周旋三天三夜。

大鱼不止一千五百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

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四十磅。桑蒂老人狠狠地用鱼叉刺进鲨鱼的头部。鲨鱼第二次袭来的时候，鱼叉没有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柱上与鲨鱼拼搏。第三次，只得用船桨、短棍、舵柄……，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

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鱼骨架——鲨鱼把所有的鱼肉都撕光了。

英雄主义的悲怆。

勇气，刚强地迎向冷酷的存在，一直是海明威创作的中

心主题。

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宣称：“在出海捕鱼的故事框架中，一场人的命运之戏曲上场了。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德上的胜利的赞词。”

在杀死鲨鱼，击败第一次攻击之后，桑蒂老人在海上自言自语道：“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这是不是海明威的自白呢？

海明威不是一直坚持作家必须写他知道的事吗？海明威的作品，广义上说，是自传性的。作品与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中，他把个人的经验变形成为一个时代的整体经验，有时甚至超越他那一代和他本身文化社会的普遍性。这里不就是最好的一例？

海明威一生骚动，扮演了许多角色，猎人也好，拳师也好，酒徒也好，都是男性的角色。海明威一生除了两次坠机之外，参加过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每次都亲临火线，出生入死！难怪有人杜撰了一个笑话：如果海明威真正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会在颁奖典礼之后参加一连串酒会，等他酒酣耳热之后，他一定会找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摔跤。

“这一个”海明威。

当然，在他多方面的生活中，他的作品是他唯一在意的事。他崇拜艺术，对艺术真挚到病态的地步。他从不停歇地

体验着时代和人生，他不惮其烦地修改作品，追求他那干净利落的、男性化的文体，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单纯。瑞典学院对海明威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这是对海明威文学地位的结论。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闇。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受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说：“写作，在其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声名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需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

愿我们贵州作家，开拓面对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才华，不辍地铺开你的稿笺，在一种孤寂之中……

1993.5.30. 贵阳

内 容 简 介

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一蹶不振。德宗年间，藩镇迭起叛乱，内相陆贽、谏官阳城相继被贬黜。宦官擅权，“官市”盛行；适逢大旱，京兆尹李实更加重赋敛。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著名优伶成辅端与御史韩愈同权奸的斗争连续失败，宫廷内外，顿时槁若寒蝉。直至德宗去世，顺宗新立，在王叔文率领下，王伾、韦执谊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少年俊彦，方才一跃而起，革除弊政，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不幸顺宗病危，宦官俱文珍等勾结强藩，致使改革功败垂成，王叔文被杀，柳宗元等被贬出京师，制造了震惊国中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大唐歌妓》以教坊名歌妓桂娘、蕊娘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上，第一次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这场革新的全过程，拨开历史迷雾，塑造了王叔文等众多历史人物形象。笔触所至，凡宫廷隐秘、教坊生涯，志士抱负，佞臣密谋……均收入眼底，情节曲折，悬念迭起，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脍炙人口。

目 录

第一部 藩镇之乱

第一章	艳遇·····	(3)
第二章	逝去的欢梦·····	(18)
第三章	陈州之行·····	(31)
第四章	贼穴·····	(46)
第五章	回东宫·····	(58)
第六章	韩愈晋京·····	(75)
第七章	蔡州兵变·····	(92)
第八章	记曲娘子·····	(110)
第九章	夜深沉·····	(131)
第十章	激水之战·····	(145)
第十一章	阳城伏阙·····	(157)

第二部 长安风云

第一章	情 性·····	(175)
第二章	两姐妹·····	(194)
第三章	终南山之恋·····	(210)
第四章	馆驿使出巡·····	(224)

第五章	芙蓉园·····	(236)
第六章	成辅端之死·····	(249)
第七章	国子监风潮·····	(267)
第八章	风雨来临·····	(281)
第九章	枢密使失算·····	(294)
第十章	沉闷的日子·····	(307)

第三部 永贞碧血

第一章	人在天涯·····	(323)
第二章	相逢在今宵·····	(337)
第三章	遗诏风波(上)·····	(350)
第四章	遗诏风波(下)·····	(363)
第五章	深官怨·····	(376)
第六章	回春曲·····	(389)
第七章	三 月·····	(401)
第八章	立储之争·····	(415)
第九章	重 逢·····	(428)
第十章	眉娘之死·····	(442)
第十一章	跪着造反的人们·····	(454)
第十二章	祭 坛·····	(469)

尾 声

第一部

藩镇之乱

第一章

艳 遇

翰林待诏王叔文刚刚跨进节度府为他准备的房间，便不由得怔住了。

这不只因为室内陈设的华丽，气氛的温馨，那是料想得到的，他除了供奉翰林，还是东宫太子李诵的侍棋。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目下正是日暮途穷之际，自然要奉承着他；可是，王叔文做梦也未曾想到，这老头儿竟会让他最心爱的歌妓红红，前来为他侍寝！

昨天，他带着僮仆王英进了蔡州城。在为他接风的晚宴上，被李希烈召来陪客侑酒的营妓们，在席间歌舞助兴。在王叔文看来，她们的歌舞技艺，也大都平平。不知是否因看出了王叔文兴致不高，李希烈的另一位客人——刚从襄州逃出的山南东道节度府判官李实，睁着他那双被荥阳土窟春美酒醺得微红的眼睛，向主人提议道：“李大人，早就听说府上有个歌儿唱得极好的红红。叔文兄远自越州省亲归来，何不请出唱歌侑酒，以作长夜之欢？”

“哪里，哪里，”白发皤然的李希烈放下玉箸，摇着枯瘦的双手，道：“王翰林常在京师，教坊的好歌子不知听了多少，怎瞧得上咱们这僻远州府的俚歌俗谣，还是免了吧。”

“那倒不见得，”王叔文看着眼前这位叛乱数年，一度僭称“楚帝”的节度使，不得不强掩着心中的憎厌，应酬着说：“说不定此间有琪花瑶草，也未可知呢！”

“翰林哪里知道，”李希烈叹了口气，说：“鄙人在汴州时，唱得好的歌妓也有好几个。自从朝廷大军征讨，我等退出汴州，歌妓们也都四处流散。如今待罪于此，哪还有那份调教歌妓的心思？”

淮西节度副使陈仙奇看到李希烈推诿，便笑着说：“翰林先生有所不知，这红红可是咱们主公的一宝，向来不肯轻易示人的……”

“哦——”李实恍然大悟似地点了点头。这位判官原是大唐立国之初道王李元庆的玄孙，一向只知蹴鞠走马，眠花宿柳，后来以祖荫入仕。王叔文离开浙东故乡，前往蔡州的途中，就已听到传闻：山南东道节度使病逝之后，新帅未至，由李实知留候，谁知他贪吝成性，刻薄军士衣食，部下密谋哗变，准备杀死他；李实听到风声，半夜缒城逃出，方才来到这邻近的蔡州。现在，在这叛而复归朝廷的李希烈面前，他的精神又抖擞起来了，当下便揶揄李希烈道：“原来李大人是要金屋藏娇哇！”

王叔文不大习惯这种气氛。他原任苏州司功，主管州府祭祀、礼乐、学校、选举等事。建中年间，因为下得一手好棋被举荐入宫为翰林待诏。德宗皇帝见他人品端直，颇有学问，特许他出入东宫，做了太子李诵的奕棋老师。每日里相与往还的，多是些文人学士，名公巨卿。这一次他告假还乡是为了迎母亲回京奉养。在故乡越州山阴住了些日子，一家人便取水路北上。到达临淮之后，为了寻找他那失散多年的未婚妻眉娘，他让老家人王贵、丫鬟翠儿照料老太太顺汴水而行，约定在洛阳会合。他则

往西经淮南道，入颍州、豫州，一路打探，竟未能得到半点音讯。离京之前，内相陆贽和太子李诵就曾托他在蔡州察访一下李希烈归降后的动静，而蔡州又是李希烈的老巢，也许能打听到眉娘的下落，于是他便来到了此地。不料他一连查访了两天，眉娘仍然杳无消息，却被李希烈迎入了节度府，殷勤款待；谁知又碰上了李实。李希烈胸无点墨，李实又俗不可耐，他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这时候，坐在下首的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听了李实的话，以为是在讥刺李希烈称帝作乱，一部虬髯“唰”地赅张起来，躁怒道：

“主公，你遮掩个啥？！如今降都降了，皇上要咱们的脑袋，也留不住，还管甚么歌妓舞妓？人家巴不得你死得越早越好呢！”

王叔文看到陈仙奇脸上掠过一阵不自在的笑容，他知道李希烈请降多半是这位节度副使的主意，按照吴少诚的主张，淮西军是无论如何也要坚守蔡州，同官军对抗到底的。

“少诚不可胡言！”李希烈拉下脸来，斥责着，一边向叔文陪笑道：“其实也没什么，只是红红近日照料我那尚在病中的犬子李愔，有些疲累，只怕唱不好，让翰林同判官见笑。二位大人若不嫌弃，就让她隔着条屏唱一个好了。……”

李希烈说罢，向身边正在斟酒的侍儿挥了挥手，那侍儿即放下酒壶，向后院走去。不一时，随着一片笙、箫的合鸣，条屏后，便传来了那个令王叔文大为惊讶的歌声。

歌妓唱的是一支教坊名曲《凤归云》，也许说不上字正腔圆，后半阙中，曲意上还唱得有些松脱之处，可是那歌嗓实在太美妙了！说是金石般清脆，金石之声没有这么婉转；说是流水般甜

美，流水却没有这般亮丽，这歌喉无可比拟，就像世间再没有另一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造化给了她这一副歌喉之后，就已失去了再造同样一副嗓子的灵气。天啊，这是醉死人的温柔，露珠一样的清新。

一曲唱罢，李实再三坚请，李希烈方才答应让红红步出屏障，来至花厅与众人相见。王叔文抬起头来，尚未看得十分真切，那红红又早让侍儿扶入屏后去了……

李希烈这样宝如珠玉的歌妓，难道他果真舍得就这样送到他的卧室里来吗？李希烈投降之后，难道另有所图，还是仅仅让她来伴他客中的寂寞，就像一般节将那样，以此夸耀他们的风流、豪富？祸兮，福兮，向以处事果决、多谋善断称著于同僚的王叔文，也有些把拿不定了。

红烛高烧。嵌着云母片的月形窗下，打从鎏金支炉架上陈设着的一只洪州三彩焚香炉中，兰麝香烟正从十二个烟孔内一缕一缕地冒出，满室内飘散着馨香，沁人肺腑。

听见房门响动，适才坐在织锦绣榻上的红红便站了起来。烛光下，只见她乌黑油亮的长发，在头顶挽成双屈高髻。上披紫纱罩衫，薄纱下隐隐透出两只尚未发育得十分成熟的乳房。一袭石榴红裙，紧束在胸下，微微拖曳在地。裙沿下露出的高头卷云绣履，迟疑着，终于一步步踱到了叔文的面前。

她颌首敛眉，躬身福了一福，也不敢抬眼去看面前这个朝廷命官，这个正当盛年的男人，只心怯怯地颤声说道：

“老爷吩咐奴婢特来侍候大人。”

听这嗓音，叔文断定是昨日晚宴上的歌妓无疑了。

王叔文任她为自己解下披风，接过佩剑，取下钲带，脱去了绿色官袍，然后走向墙角，在她端来的一铜盆热水里净了手。

立刻，一条拧得干湿适度的暖乎乎的面巾，便递到了他的手里。叔文抹着这些天来满脸仆仆的风尘，感受到一种家居生活的舒畅，自打建中之乱，眉娘离散之后，他即对享受这种舒畅就不再存多少指望了，谁知眼下在这儿，却由一个陌生的歌妓给了他。在这舒畅里，竟又悄悄地爬出一点令他忐忑不安的向往。

王叔文在一只檀木雕花绣墩上坐下来，他捧着一只雕花玻璃杯，呷了一口红红刚沏好的蔡州青茶，抬眼去打量她。这一下他可看得真切了：她的脸是椭圆的，下部稍窄，但很丰润；肤色白里透红，恰如一朵刚刚绽开的芙蓉。精致的鼻子，小巧的嘴唇，微微地翕张开，欲言又止，若有所待。长长的弯弯的眉毛下，那双杏核似的眼睛，有如星星的灿烂，露珠的晶莹。四目一碰，她的目光便像一只胆怯的小兔，迅速地逃开了，而两颊的红晕，便立刻向耳鬓下瀰漫开来……

这不像是一个久擅此道的歌妓。王叔文沉吟着。那么这样一个色艺皆精的女子，是怎样落在李希烈手里的？他不由得暗暗地为她抱屈了。

“你的歌儿唱得可真好，红红。”他放了茶杯，称赞道。

“真的吗？您喜欢吗？大人！”红红顿时高兴起来，一点没有歌妓们惯常的客套，却十分自信地说，“别说申、光、蔡三州，就是山南东道，汴州、滑州、洛阳府，也没人唱得过奴婢。您相信吗？大人！”

王叔文点了点头，红红便嘻嘻地笑了。也不待叔文赐坐，她便大大方方地在榻前坐了下来。王叔文吃了一惊，暗想道：这可不是个普通的奴婢。难道李希烈对他真有所求？！

这一转念间，红红已自觉到她的失礼了，忙站起身来，脸上出现愧赧，一面问道：“大人困倦了吧？上床歇会儿，好吗？”